

乌克兰： 政治、经济与外交

〔乌〕列昂尼德·库奇马 / 著
路晓军 远方 / 等译

Ukraine



東方出版社

乌克兰： 政治、经济与外交

〔乌〕列昂尼德·库奇马 / 著
路晓军 远方 / 等译

Ukraine



東方出版社

ЛЕОНІД КУЧМА
О САМОМ ГЛАВНОМ
КИЕВ, УСПІ 1999 г.

根据基辅乌克兰工业企业家联合会出版社 1999 年俄文版译出
版权所有:ЛЕОНІД КУЧМА

本书中文版版权由乌克兰驻华使馆提供

责任编辑:魏 华
装帧设计:肖 辉
版式设计:程凤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乌克兰:政治、经济与外交/(乌克兰)库奇马著;路晓军等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9

ISBN 7-5060-1523-4

I. 乌… II. ①库…②路… III. 乌克兰-概况
IV. D751.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0381 号

乌克兰:政治、经济与外交

WUKELAN ZHENGZHI JINGJI YU WAIJIAO

[乌]列昂尼德·库奇马 著
路晓军 远方等译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5.875 插页:2
字数:127 千字 印数:1-1000 册

ISBN 7-5060-1523-4/D·144 定价:14.00 元



● 整个国家是一
体



● 我们所有人都
受上帝的指意



● 总统证件



● 在战士食堂



● 现实的多方外交





● 与欧洲肩并肩



● 世界聆听乌克兰

序 言

八年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历史上曾落在不多的民族身上:这就是在最艰难的起步条件下,在改革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更加艰难的情况下,在世纪的转折关头,在每天都发生着迅速而不可思议的变化的世界上,我们开始建设不是成立了几百年,而是可数几年的自己的国家。回避是不可能的,也无处可退。必须向前走,但是走向何方?

我们的父辈曾打赢了历史上残酷的战争,在他们面前没有这样的问题。他们的任务是向柏林进军,他们达到了目的。我们呢,时间可不管你是否愿意,再过一年我们将进入 21 世纪。我们将以什么样的面貌去迎接它?我们的国家将以什么样的面貌去迎接它?很显然,国家拥有一些迎接新世纪的礼物——我们已研制出的 21 世纪的技术(如航空技术)。但问题在于,国家能否在未来的不断提出新要求的世界中找到自己和自己的人民应占有的位置,乌克兰人民能否将自己的国家建成自己能够建设的(比如导弹)那样好。

我在本书中用了许多篇幅描绘和论述了我们国家为应对 21 世纪的挑战而采取的民族方案的主要内容。书中讲述的许多事情已经在国家计划中实现,许多东西还需要在全社会范围内探讨。但是还有许多事情无选择余地——因为方案的制定不取决于我,而是现实和未来对我们的要求。

这本书是写给成年人看的,我的想法是找到善于思考并能做出自己选择的交谈者。至于说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将居住其中的我们的国家,可能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每天的行为都是在建设(也有人在破坏)它。国家的改革方案不是研制某种机器的技术方案,总设计师出个图纸,其他人只需照办即可;也不是金字塔建造方案,法老出个主意,其他人只需往他指定的地方搬运砖石就行,这些都是专制国家的建设方案,领导层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公民并迫害不执行者。我们的国家与之不同,其方案也应该是不同的。这应该是我们民族的、全社会的方案,我们民族和社会应该明白自己在建设什么?为什么这样建设?我们的方案应该是全体或绝大多数公民意志的总和,是他们的方案的总和。

我们中的每个人都有建设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家园的方案。我们在设计时总要考虑打算将它建设在什么环境、什么样的地方,并努力使我们的方案变得尽善尽美。也就是说,我们个人的生活方案应与整个国家的方案相吻合,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对国家方案施加影响,使国家对每个人来说都是舒适的。

民族应该以明确建设目的的统一意识联合起来。可以说,只有社会才能制定出建设所需国家的技术任务,国家不能比社会能够想像的国家更复杂或更“前卫”,否则社会就不能利用国家,否则,不是按照其公民意愿建设起来的国家就不是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国家。

毋庸置疑,这也适用于改革:全社会都做好改革准备是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我相信,我们的大多数公民为了社会和国家的深刻改革已做出了明智的选择。

因此,让我们来共同讨论我国详细的建设方案,让我们所有

人一起来建设我们的国家。

写成这本书大约用了一年时间。对总统来说没有太多的时间进行文学创作。在此谨向为这本书的问世提供了帮助的所有人表示感谢。

目 录

序言	(1)
国家——全体人民的家园	(1)
乌克兰国家:在进化中诞生	(2)
为什么我们需要自己的国家	(8)
行政体系:过去与未来	(17)
我的亮相	(17)
回归	(34)
我的头三把火	(41)
乌克兰:昨天 今天 明天	(53)
主要历史教训	(53)
宪法	(59)
远离中庸之道:右翼和左翼	(67)
“五彩缤纷”的乌克兰:多样性中的统一性	(85)
地区的独特性与潜力	(88)
自治:现实与形式	(106)
乌克兰国家的社会经济政策	(113)
乌克兰经济的神话和现实	(115)
国家的社会政策	(141)
乌克兰眼中的世界和世界中的乌克兰	(157)
对俄罗斯充满热爱	(161)

对欧洲心怀希望	(165)
后记	(173)
译者的话	(178)

国家——全体人民的家园

1992年,当我开始领导乌克兰政府的时候,我还不是一个懂行的政治家:我没有经验。但是,至少我还没染上通行的毛病,诸如认为政权可以创造奇迹,可以无所不能,可以对国内一切负责等。我明白,相对来讲,现代国家实际上是一个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解决最复杂问题的管理机构。

在真正有内容的政治中,不存在这种情况,即政治家对自己的方案只说不做。政治家不仅要提出思想,而且要努力去实现,哪怕是去部分地实现,否则他就是个空谈家或蛊惑者。但是,在总统竞选获胜后,我发现,成为国家民选领袖仅仅是只得到了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的可能性。

亨利·基辛格曾把国家比喻成一条船,船长在掌舵的时候需要修正船的惯性。我们面临的情况要比描绘的这幅图景复杂得多。乌克兰当前政权结构的现实情况是,理智的管理行为或者无法实现,在执行过程中的某个环节空打转,或者是执行起来没有多少效果。

这种状况为任何一位政治家以至政府首脑提供了职业实习的好机会。应该说,如果不是这种状况,而是国家已存在了数百年,百姓生活安定,国家运行状况良好的话,一切就会更好。但是,在那种标准的方案未制定出来的情况下,更常见的是一些求新的决定。采取这些决定是迫不得已,并非由于美好的生活,而

是因为没有退路。

我们没有退路。我们应该向前走。我们不能按照课本或者国外的标准来建设我们的国家,因为我们与众不同,因为我们的国家是另样的国家。

乌克兰国家:在进化中诞生

乌克兰独立之初,我们首先为争取实现自决权、争取巩固国家在全球政治版图上的地位而斗争。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捍卫公民世界,使其不丧失乌克兰民族本质上的同一性。我们已完成了这一任务,接下来是新的、更重要的任务。为了在当前困难的条件下坚持自己不仅是自主的,而且必须是当之无愧的生存权,我们现在需要另外一种更加复杂的标准,对乌克兰国家及其生命力的另一些质的要求。

从表面上看,乌克兰国家已存在了数十年——因为按照苏联时期的宪法,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是工人农民的主权国家,乌克兰拥有自己的宪法、自己的最高苏维埃、自己的外交部,甚至自己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乌克兰从 1945 年 4 月联合国诞生之日起就成为其基本成员国之一。乌克兰基本上具备了国家应具备的一切属性,只不过这个国家对世界来说是装饰性的,而对我们自己来说则是虚构的。

因为“独立”和“主权”的概念有很大差别。主权——国际关系中主体的存在形式,而独立则不属于国际法范畴,而是一种政治存在。比如说,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或者没有获得主权的车臣,车臣竭力争取的地位与国际法相矛盾,于是它在世界上就得不到承认,尽管实际上是独立的。乌克兰形式上拥有主权,但却

不是独立的。

独立——苏维埃帝国解体最有分量的政治影响，主权——世界大国对我们的承认，这些重要的条件为我们提供了按照自己的意愿建设自己国家的机会。但是，这仅仅是前提条件，其余的还得看我们自己的努力。

世界历史上新国家诞生的方式有许多种。一种是在打碎一切旧的国家机器的废墟上诞生，如苏维埃俄罗斯；一种是国家制度由旧向新长期演化发展的结果，如大多数西方民主国家；一种是从外国“移植”进来、在新的土壤上“成活”，如数十个在殖民地基础上诞生的国家，在它们独立之前进口了宗主国国家的基本成分——民主制度。

但是我们的情况很特殊：国家是从苏联国内政治形势演化的结果中诞生的，我们的国家只是苏联的一个部分。没有战争，没有革命，在最近十年广泛而和平的民族运动基础上我们获得了建设自己国家的可能性。不是在一片空地上，而是在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虚构的国家构架内建设我们的国家。

或许，这种形势恰巧不能给我们起好的作用。因为与世界上许多其他民族不同的是，我们没有流血而获得了独立，获得了生活在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制度下、成为自己房间主人的可能性。当然，“不流血”并不意味着“不付出代价”，“不流血”的概念仅仅相对于 90 年代初乌克兰国家的恢复而言。在 20 世纪过去的十年里我们为自由和独立付出了我们的全部。

我们的土地与其说是浸染着“野蛮的敌人的血迹”，不如说是浸染着我们的屈辱。这里有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战士的、“被枪杀的复兴运动”活动家们的、20—30 年代被指控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的乌克兰共产党员们的鲜血。我们的土地汲取了

自己儿女们的鲜血，儿女们为把这片土地从法西斯铁蹄下解放出来而牺牲在神圣的红色战旗下，在与围剿敌军的作战中牺牲在喀尔巴阡山的密林里。我们的土地记着那些在苏维埃政权的饥饿时期蒙难、在商品短缺时期被迁往他乡（“被没收富农财产”的农民迁往西伯利亚森林、遭受打击的“持不同政见者”被赶到摩尔多瓦集中营）的人们。我们的土地记着所有的人。我们没有权利忘记他们，不能认为我们争取国家独立的历史开始于 80 年代末，似乎这一历史是轻松而浪漫的。

我想重申的是，相对轻松地获得独立——这即是幸运，也是危险。的确，近十年来，我们并没有为此发生战争，也没有举行起义，我们中的大多数人甚至想都没敢想能在自己的土地上成为自由的人。我国历史上的第三次独立尝试成功得比较容易，但是俗话说得好：得之容易，失之也易。轻松得来的就不如通过流血斗争得到的东西受到珍视。

波罗的海国家的例子就可以证明这一点：由于失去国家相对不长时间，人们的脑子里还保存着自由和自主的鲜活的历史记忆，所以那里的人民从来没有停止公开的或秘密的恢复自己国家的斗争。老一辈的斗争思想和斗争行动教育着年轻的一代，因此，一有可能波罗的海国家人民便联合起来为争取本应属于他们的权力——独立而进行坚决的斗争。他们的这一斗争不是在独立降临到每一个苏联加盟共和国头上的时候开始的，而是更早。

波罗的海国家的人民做好了遭受经济封锁、武力干涉的准备，因为他们有着始终不渝的理想，为了这一理想他们准备去经受一切考验。他们知道想要什么，为什么要它。正因如此，在获得独立后，他们立即开始制定明确的与民族利益和目标相一致

的经济、对内对外政策，并积极融入欧洲，成为前苏联版图上实现经济增长的第一批国家。

这一切成为可能应归功于民族团结，归功于全社会对一个主要问题——建设自己国家——的共识。这一切成为可能还应归功于这些国家精英们，尽管在苏联时期他们也出席苏共中央的会议，其中一些人还是政治局委员，但是他们并没有失去真正的民族性（民族性的体现不仅仅在波罗的海国家，不能不想起与此相联系的一个情景：一天，不是在别处，而是在北约首脑会议上，我这位不是从政治，而是从经济机构出身的人有幸遇到五位现为主权国家领袖的前苏共政治局委员）。

代表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在苏联管理机器中的所谓“民族”人物，并没打算思考真正的民族和国家利益。

不能说第一批“主权—管理者”缺乏政治毅力或果断性：那些表面上的行动及其动机显然顺乎国家属性的逻辑（如乌克兰领土上的集团军归属问题就进行的即快又明确又迅猛，像打一场真正的战役或者是赋予新国家一种象征意义），做起来具有理性而又及时。不足的是对于获得主权的国家今后的发展方向没有明确的思路。旧有的制度丝毫没有被打破（如苏维埃），也没有进行深刻的改革（如最高苏维埃和部长会议）——所有这一切仅仅是改变一下名称，有的名称也不变，不过是改为母语而已。结果，我们拥有的国家是虚构的，得到的国家从一开始就是形式上的、虚弱的和不完善的。

当然，如果回忆起宣布我们国家独立的那一刻，这一切也就不足为奇了。所以我把这一章命名为《在进化中诞生》。但是我们国家还因此可以被认为是“由反革命催生的”，因为如果没有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动的政变，有谁能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才